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67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也谈星空

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,谈到了冬季的星空。最近总有朋友跟我讨论观星象,形成了很多共鸣,产生了诸多感慨。

小时候,每到晚上,满天星如珍珠般撒在夜空中,把夜空装点得宛如仙境。奶奶总爱指着星星给我讲故事,牛郎织女天河配、文曲武曲下凡尘、福禄寿星降吉祥等,听得我如痴如醉,总幻想有一天哪位神仙来到我家,带我到天上看一看。也许因为这点启蒙,打小我就对星空充满兴趣,晚上没事总喜欢抬头看星星,它们不停地眨眼睛,好像在天空跳舞,又好像在和我对话,甚至能感受到我和它们在一起愉快地玩耍。

后来逐步接触了天文知识,才知道这些终究是美丽的神话,也是我们对璀璨星空的美好期待。这些星星并不是神仙,也不会来到地球,每颗星都是硕大无比的天体,因为距离遥远得不可想象,才让它们看起来很小,甚至发出的光芒都要经过若干年才到达地球。正因为遥远,恒星的位置看起来几乎是不变的,也为我们夜观天象提供了便利。

看星星可以参照观星图,古人也总结了不少观星歌诀供大家参考。北斗七星是人们最熟知的,它们是天空的定位星,“寒来暑往,斗转星移”,斗柄方向反映四季变化,斗柄指向东南西北,分别对应春夏秋冬。每个季节的星空有很大不同,体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,展示出多姿多彩的景象。

春季狮子座闪耀苍穹,狮子座中最亮的是轩辕十四,被认为是皇帝的象征,大角星、角宿一、五帝座一组成春季大三角,从北斗斗柄到大角星再到角宿一组成春季大弧线,所谓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,说的正是二月时角宿升上地平线。

到了夏季,天空从南到北流淌着一条银色的丝带,这就是银河,银河两边有著名的牛郎星和织女星,天鹅座横跨银河,这就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,天鹅座主星是天津四,它与牛

郎星、织女星共同组成了夏季大三角。

秋季星空的特点是“飞马当空,银河斜挂”,银河的位置偏西,倾斜成接近垂直形态,位于飞马座和仙女座的“秋季四边形”高悬在东北方向的天空,各自代表一个方向,仙女座内还有一个小椭圆星云,就是银河系外的仙女座星系。

冬季的天空热闹非凡,亮星最多,大名鼎鼎的猎户座照亮夜空,腰带的三星就是福禄寿三星,“三星高照,新年来到”指的是过年时候三星高悬南部中天,猎户座下方一颗散发耀眼光芒的就是天狼星,这是天空最亮的恒星,天狼星下方很低的位置还有机会看到第二亮恒星老人星,此外还有著名的冬季大三角、冬季六边形。

遗憾的是,霓虹闪烁、灯火辉煌的夜景已经成为城市的标配,而天空中繁星点点的场景似乎很难寻觅了,偶尔在天气好的时候看到的星星也屈指可数。幸运的是,国家正在逐步重视这个问题,有的地方已率先行动起来,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,那久违的满天星斗必将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宇宙何其浩瀚,蛰伏着多少难以琢磨的秘密,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诗篇。仰望星河,这些群星就像是太空的眼睛,注视我们这个孤独的地球,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希望;就像是天空的语言,讲述来自遥远天际的故事,让我们的梦想在夜空中绽放;就像是盏盏明灯,照亮整个广袤空旷的宇宙,指引我们心灵前进的方向。

康德说,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,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,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。我们肉眼看到的星辰,也许在亿万年前已爆裂消亡,此刻它们的光芒依然到达地球,这就是宇宙中最浪漫的相遇。经常看看星空吧,来参加一场穿越宇宙的飞行,和宇宙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,一起打开我们的格局,涤荡我们的灵魂,革新我们的认知,激发我们探索未知的渴望和勇气。

2025,努力多读10本书,脚去不了的地方让眼去。

2025,努力多去10个地方,或高山或城市,让山里的风和城市的光洗濯我心。

2025,努力写更年轻的文字,做更年轻的视频。如果有年轻人挑战新的“玩法”,那我将继续应战。

2025,努力悦家人。以点赞的表情在微信中出现,以“大厨”的身份在晚餐时出现,以欢笑微醺的样子在回家时出现,以鼓励赞许慈爱的目光看孩子,以读书写字运动做样子,挽着爱人的手过日子。

2025,努力悦自己。没有了服从与执行,告别了委屈与逢迎,不再为稻粱谋的日子畅快淋漓。悦人半辈子,今后更多地悦自己。喝想喝的酒,见想见的人。健康地活着是一种责任,有趣地活着是一种福分。

千帆阅尽,我尊重职场每个阶段的自己。五岳归来,眼前仅“喜欢回忆、谆谆教导、不再好奇”三座丘壑,跨之何难?

过去已去,招手唤它它也不回;余生很贵,保持好奇,保持学习,在老去的路上保持尊严。

羊肉、粉丝、大白菜可谓是温暖身心的绝佳“搭子”。记得初中住校,一休息日和同学逛街,那天,天真冷,天上飘着雪,路过一同学家门口,看到屋内烟雾缭绕,他们全家人围坐在桌旁,桌上的中间放着一个“小锅子”,有人从锅内夹着大白菜、有人夹着粉丝,有人吃着青菜,整个屋子充满暖暖的气氛,我突然想回家,想吃母亲做的“小锅子。”

每年春节回家,母亲就会买上许多新鲜蔬菜洗好、摆在桌上,再烧几个拿手菜,可随时放入小锅里吃,那洗净的青菜、菠菜和香菜散发着绿油油的亮光,散发着田园的香味,还有那烩好的豆腐和肉圆味道极其鲜美,那是妈妈的味道。我自己的小家庭,冬天也喜欢吃“小锅子”,这是我们自制的。放着香菇、木耳还有各种海鲜和豆制品以及各式面条,我会按照母亲“小锅子”的做法加以创新,这味道,吃出了冬天里改良的另一种味道。

新的一年到来,我想,我们的生活五味杂陈,也像这面前的“小锅子”,至于吃出了什么味道,得由自己不断地去调。

白焯鸡

那会儿,不喜欢自己的名字——白苇琦。

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演变。不知从哪天起,白苇琦叫着叫着,慢慢串了味,变成让人嗅觉味觉同时起反应的名儿——白焯鸡。在那个啥都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,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词,是会让人两眼放光、口舌生津的。

你要知道,生活在小镇就像生活在朋友圈,连走错路,都是熟人。他们开开心心地叫你,你还必须答应,承认自己,就是一只白焯鸡。特别是父母熟络的朋友,老远见我就喊出那仁字,笑意盈盈,带着一种欢喜、一种亲热,拖着久久不散的尾音,丝滑又黏稠。到后来,干脆连姓都省了,直接焯鸡焯鸡的,好像在饭店点一道招牌菜。而当时还懵懂的我,回应一声响当当的“哎……”仿佛那电影里跑堂的京片子:好嘞您呐,客官请稍等!

某件事物在传播过程中,难免会被夸大,甚至变异。这不,更有甚者,竟然把烹饪方法都改了,又把我“做”成了白斩鸡。有人顺便来了句顺口溜:白斩鸡,白斩鸡,酱油蘸蘸好东西!

从此,他们一见我就绽开甜甜的面孔,唱山歌似的。如果这时身边有小伙伴,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说到小伙伴,还真有个受牵连的。她叫静,人如其名,文静秀气。我俩整天形影不离玩在一起。

可有一天,静看到我转身就跑,我不明就里,仍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。刚追上拉住她的手,有个大人路过,一声“焯鸡……”脆亮悠长。静听了,加大扭动身子的幅度,小脸通红,见甩不开我,猛地蹲下,把头埋进膝盖抽泣起来:呜呜呜,我真的不想做红烧肉啊!

原来,为了搭配我这只白焯鸡,雪白粉嫩的静被生生地叫成了红烧肉,且知名度日渐提升,大有压倒我这只白焯鸡,勇夺头菜之势。从大人到孩童,由街巷至学校。我还木头木脑地认为,我们已成为最佳搭档,亲密度进一步加深。

此时见她这么委屈并开始疏远我,我不禁悲从中来。回家嚷着要改名,母亲“扑哧”一声笑开,掏出手绢,在我涕泪横流的脸上抹了一把,对我说:你爸呀,在你出生时正迷恋普希金呢,挑了他全名中两个字的同音字,就帮你起了。我,反对无效!

我一直怀恨在心,等到会查字典,就去查普希金是谁。原来是俄罗斯著名诗人,他的全名是“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”。我哭笑不得,巧的是,还正好姓白,这俩搭在一起,难道不是绝配吗?难怪人家叫得那么欢。

随着改名,白焯鸡和红烧肉的叫声慢慢消失了。此后每当这两道菜上桌,就会想起曾经带来的困扰。可随着年岁增长,心中却越发怀念。

这不,那天走在街上,听到一声久远又熟悉的呼唤。这声呼唤,仿佛把我纷杂生命底色中最鲜活的部分抽离出来,重新呈现,我的目光变得澄澈清明。循声回望,认出是母亲的老同事林阿姨,她满头白发,驼着背,掉了牙,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声声“焯鸡”恍若隔世。

那时候,小家小院,一户挨着一户,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。下雨时,会有人帮你收晾晒的棉被。可以端着饭碗,到邻居家夹上一筷菜。相互关照,相互调侃,相互叫着好笑的绰号。如今,居住环境改变了,人心反而逐渐疏离。好像再也听不到掉字这一说了,孩子们也不扎堆一起疯玩,大人们多数成为“低头族”,捧着手机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。人与人之间,少了一份不设防的热心与交融。

话又说回来,那时过年才吃得上的白焯鸡和红烧肉,现在早已成为普通家常菜。小朋友们的选择更是丰富多彩,你看,他们宁可去很远的店里吃一顿肯德基,也不愿在家里吃一块白焯鸡。

北风凛冽,冰霜覆地。清早,我匆忙出门上班,忽而感觉寒风如刀,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猛地抬头,才发现路边树上的叶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纷纷投入了根的怀抱,灰暗的树冠傲立在寒风中,直到这时,我才蓦然想到,季节早已进入了数九寒冬。

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到了。数九寒冬时节,它的骨子里就充满了含蓄,生命已不张扬。这个时候,生命以谢幕的姿态安定下来,人们把种子藏在粮囤里,或种在土壤里,在最冷的冬天里,严寒就为这生命的种子积蓄了巨大的能量,保障春天发芽、夏天开花、秋天结果。正是有了这样严寒的天气,才蕴藏了春华秋实,孕育了生命的期望与力量。

寒冬最常见的是寒潮,这个时候,大地的面孔是冷峻的。我们不能埋怨寒冬的无情,岂不知那是对世间生命的一种考验;我们也不能埋怨冬天的肃杀与荒凉,这个时候,冬天的神态是凄美的,岂不知那是世间生命向寒冷的宣言。寒冬时节,也是一个极富生命特色的季节,一种独特的生命意境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“冬草漫野碧,幽兰亦作花”“寒竹依涧阿,石生何磊磊”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”,这些分别描写梅花、兰花、竹子、菊花的诗句,代表了一种精神象征,被称为“四君子”,其中,梅花还与松树、竹子一起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,它们的花能够临寒而开,令人钦佩。

当寒冬来临,即使在最严寒的天气里,生命也从不畏惧冰霜雪雨,依然坚韧不拔,不屈不挠。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虽然现在我们仍身处寒冬,但所有生命,正怀着喜悦,盼望着春天的到来。

新年致自己

在冬天,走“梵音古道”,4小时20分钟登上衡山祝融峰。在春天,走“经典中线”,3小时19分登上泰山玉皇顶。

向上艰难处,问自己:非要爬吗?

要爬!不爬,我看不到峰顶的云在身边飘,我看不见山谷的风在耳旁吼。

要爬!不爬,我不会为风雪中的“华山论剑”而遐想,我不会为十八盘上挑夫的背影而泪目。

雁门关上擂鼓,唤不回的是时光;天柱山下独饮,喝下去的是惆怅。

努力我能努力的,接受我努力而不能的。

2024,结束41年职业生涯,我相信我得到了我命运中规定的最好。“复读”五岳完毕,我知道我明年还能爬更多更高的山。

2025,过起了退休的日子。远去的职场,远去的KPI,还有日渐远去的职场友人,我会将曾经的努力和一直的美好钤印封存,留待他日向向上攀登艰难时提取。

时光轴在走,再努力也只是延缓衰老的速度。但知道容易老得更快的阀门在哪里,那就尽力一点一点地合上。

冬日里的「小锅子」

冬天,我的家乡有一道特色菜,名曰“小锅子”。既然叫“小锅子”,原料多到装满一锅——凡食材皆可入锅。

所谓“小锅子”,是将各种食材汇聚一堂,放入一锅内,荤素搭配、色香味俱全,如同生活的万花筒,五彩斑斓,各具特色。它之所以受家乡人欢迎,除了制作简单、口味家常外,一种大杂烩独具特色又和谐共融的感觉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“小锅子”这道看似简单却内藏乾坤的菜,是餐桌上的温暖使者,充满暖暖的味道,是冬天温暖日子里的一抹亮色。

在家乡的冬日餐桌上,常见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吃“小锅子”,随时加入桌上的菜肴,吃的形式随意。“小锅子”的主料自己随意加,如鱼丸、青菜、大白菜、蛋角、豆腐、木耳等。做法很简单,把水烧开,放入各种主料,用火炖20分钟,其间添入姜、葱、盐等,再慢慢放入各种蔬菜。在寒冷的冬季,吃着“小锅子”,会吃出那个劲,吃得酣畅淋漓,浑身冒汗,够暖。

品尝“小锅子”之美还在于品味时的随心所欲,在于那种不拘一格的自在。冬天,热腾腾的

□南京苗啸雷

□苏州王永峰

□南京陈思

□宜兴白珂琦

□安徽天长钱永广